劉氏鴻書

第十九卷

世系部 十

臣紀 文武名臣二

卷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部十

文武名臣

謝安

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即告歸安弟萬爲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

馬會萬卒安復投牋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巳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嗒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

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詔錫命遂讓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安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及桓冲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冲郗超亦深止冲冲不聽朝廷乃詔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

軍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八年符堅率衆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閒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

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安時方與客圍棋安看書竟置書圍棋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於時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

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兢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餚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

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薨時年六十六初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泰山人安薨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王導

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毎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君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衆導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

人謂之百六掾時荆陽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有不得者或爲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頹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帝之始鎭江東也導與從兄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謂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

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旣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旣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

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報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没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奮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死咸有奮志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

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不必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為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逼遷帝于石頭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導等峻雅敬導不許永等便有二心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因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四年峻平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五月以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時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

都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古之帝王不以

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

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今特宜鎮之

以靜羣情自安溫嶠卒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

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

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胤

時百官無祿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為有司所奏書

下胤不即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客有異

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鎭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閒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

是讓開遂息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中興名臣莫得比焉

王猛

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床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畚直仍送出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交隱於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詣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

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爲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乎遠行時秦王符生酗虐不道而東海王符堅有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婆樓招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

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
機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
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
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
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
謹爲明主剪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
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
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
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秦民大悅
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

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傾中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

堅出騰爲甘松護軍實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
敢言者晉興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騰苻生之弟
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
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
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
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
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坂武據安定
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
懼賴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擒庾誅之秦國乃
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

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暐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

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
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
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為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
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
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
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
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
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
為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
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

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
録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
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
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
將戰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
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
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
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
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歟秋
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衆踴躍破釜棄粮大呼競

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刦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

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
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言臣奉
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
幼冲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
主暐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
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
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猛
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
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
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

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
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
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
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
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襃美
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如此下吏何所逃
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
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
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
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

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楊素

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没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精研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隷頗留意風角美鬚髯周武帝親總萬機時素以其父死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乃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漸見禮遇嘗令爲詔下

肇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楊堅爲丞相甚器之及堅篡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轝鹿角爲方陣騎兵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

笑曰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自謂必死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幷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

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煬帝即位素雖有建立策然終爲所猜忌外示殊禮而內情甚薄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人素病何日當死素亦自知不肯服藥曰我豈須臾活耶子玄感嗣以謀反誅

李靖

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斯人仕隋爲殿内直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

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得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

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

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内外阻絶乃下令開門出降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戸六十餘萬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

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栅尚不能拔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逼百戰餘賊非怯野鬭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出走擒之江南平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録功賜實封四百户兼檢校中書令

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粮自白道襲取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

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疊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封靖衛國公靖薨年七十九

魏徵

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閒吾兄弟奈何荅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徵諫議大夫日益親或昕引至臥內訪天下事

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勸諭安河北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瞿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叅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大亂欲治實難封德彝亦曰三代之後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黄帝

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衞東薄海南踰嶺戸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誡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

見其嫵媚耳七年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代之奈何令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是邪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搆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許以衡山公主配其子叔玉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

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鑑今魏徵逝亡一鑑矣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其敬憚之如此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可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衆遂指爲阿黨又有言徵嘗錄前後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顔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朕有此行邪即召賜勞其妻子以少牢祠徵墓復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

清今既賣珠舉者皆得無罪徵曰今在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沒自不爲貪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傍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言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家任使所考既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恐是見有愛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即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誤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

虛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使黜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幷點勑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

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黜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衆皆勸朕征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懷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徵不可以不賞賜絹百匹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幷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

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讁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

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顧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於特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

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

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爲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等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

郭子儀

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

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鬭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即位靈武乃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所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

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之閒無復寇作是月安祿山遂死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番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於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

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踊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以助通儒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子儀悉軍横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黄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即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

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内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粮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抜木跬步不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

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

亦不免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讒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
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爲朝恩元振交誓而止會
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
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
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
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
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
數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張知節迎子儀於洛南子儀乃
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
擊鼓讙山張旗幟夜藂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破

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故天下皆咎
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可其奏賴子儀奏
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之動乃復還長安既
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
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
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
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
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
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丞泰

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剌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乃免冑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率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

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

李光弼

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畧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死後郡為賊區露骼蔽野光弼酹而哭之為賊幽閉者

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荅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衆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遂大敗挺身走趙郡而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

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人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徃玩謔之至交兵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乃令收繫衆項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勑以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不敢宣勑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珍之兵十餘萬

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率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

民屋爲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礟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檣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加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原圍乃解後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僞位復從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

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寛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即斬于轅門諸將懾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乃敦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詘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猨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判官韋損曰東都帝

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閈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僊以騎五千挑戰乃使白孝德斬之光弼因與戰中潬西大破之又殺退賊帥周摯尋擒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安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史思明召李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

日越至豐知太尉已去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越高暉聞知亦降降者見迴紇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擒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皆謳唫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娟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傳山陣懷恩不聽於是賊乘高原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

州史朝義乘邛山之捷進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輿疾就道疾驅入徐州特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初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而程元振猶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懼會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篤將吏問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

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李晟

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晟乘冰度洺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乎燧大悟即造抱眞

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拔於是晟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卽日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幷兵軍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晟出陣懷光不出晟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懷光不聽晟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

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神策兵結腸北方鎮獨厚廩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臨詔懷光 與晟計所宜者懷光不荅而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聽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懼爲所并適有使者到咸寧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郎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

奪臣策之必破賊時晟提孤軍常恐二盜合而軋已卑詞厚禮毋僞致誠於懷光又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歔欷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貲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遂移書顯讓之使破

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携落懷光恐爲晟所襲乃奔河中泚懼亦使晟吏壻款壁門告諸吏曰公等家皆無恙晟叱斬之曰尔乃爲賊間乎時屬盛夏輸縑不贖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邏得姚令言崔宣詿者晟命釋縛遣還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扳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栅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晟麾

謂諸將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求戰天誘之矣勒
吳詵等縱兵壓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匿
尸相藉餘衆走白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
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
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二百步北兵至賊已伐木塞路
拒戰矣晟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
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譟震
地令言廷芝希倩等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
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
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

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仗軍中曰五日内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皆斬以殉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汙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晟以

爲社稷豈直朕哉始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晟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晟復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覊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田希鑒至是晟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

蕃能取之皆將臣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然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家貲懷䩾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毎虜使至召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焉吐蕃尚結贊者善計謀其主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爾不去終爲吾患卽謀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大興兵蹈隴岐不抄掠陽怒曰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閒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俟其前軍巳過見五方旗武

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晟節度遇結贊卽出督擊賊皆披靡似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於是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上問晟晟言戎狄無信不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久疾晟因密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諭冊禮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晟薨年六十七謚忠武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望於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裴度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絶常至下邽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攝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卽決五坊小

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裴寰為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稍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奏攻取策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賊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

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今但論
師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淮一敗便沮成計乎於
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
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
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寔窘
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
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淮西宣慰招
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
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
之度屯郾城勞諸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

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修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市道負販者亦嗤之度與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

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生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卒爲异鎛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

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府元稹結臣
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畫軍事數持梗不
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暴稹過惡以為逆豎撓亂處
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
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
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
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奏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
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
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
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

弘簡積近職俄擢積宰相積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無不憚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大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倖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矣度居位甫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

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帝
羞惋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
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
若位廊廟委參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特敬宗
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惻安且示召
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
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
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必
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

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瑞
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
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并助丁匠五千脩東都上
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度對曰克融兇族
無故欲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豺虎於山林自吼自躍
此賊秪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但更緩旬日與
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
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
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已勑
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語必奪悞失計若

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
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illegible]事
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國不惜
二三十萬端疋祇是事禮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
卽得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
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太
和四年度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
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
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

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舘凉臺號緑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友詩酒相讙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匃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自爲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

劉氏鴻書卷十九終

第二十卷

世系部廿一

臣紀文武名臣三

卷二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删正

臣紀部十一

文武名臣

趙普

普字則平太祖即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吕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叅政班在宰相後不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

幸普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普爲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得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得驤憤惋求見上奏之并言趙普强市人第宅多聚賄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旣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叅軍後又削籍徙靈武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慮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

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骫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
府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禮[illegible][illegible]
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
普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
遜爲相專譖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
數年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
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
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即召見慰諭拜司徒
兼侍中弁以子承煦爲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
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二女皆笄咸

頻爲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而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此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曹彬爲彌德超所譖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歎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太宗即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

安佃曰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巳誤陛下豈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鎮河陽時普嘗有表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即手封其書藏之宮中至是普復密奏太宗乃於宮中訪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太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丞旨李昉等親治之獄上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

事以傳寮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鎮大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旣諭矣於是石守信王審琦等皆稱疾請解軍權而節度使之權始輕又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

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兵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收整全師入憩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决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

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崥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息眾不為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為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

州失援而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陷固之地故也趙學究卽韓王普

曹彬

彬字國華眞定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衆皆附彬中立不倚太祖器重之及卽位伐蜀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兩川既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

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彬之力也還日橐中惟圖書衣衾上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自三月至八月連輙破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

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

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所疾非

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

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與

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

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

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决凱旋

入見刺稱奉勑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

總師也太師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使潘美

以賀彬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

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
爾及還獻俘上謂之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
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遂以實對上亦大笑
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
侍中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
譖進封魯國公雍熈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
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
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五月戰於岐溝關諸
軍敗績先是上遣彬從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
狐潘美出鴈門約與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

先趙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乃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

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大敗彬等至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眞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内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璨年六十九謚武惠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

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
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
利而朝夕笞杖詈之吾故緩之耳所居堂壺敝壞子弟
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
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
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衞洎事罷訪其親還
之無者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
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上乃
許

寇準

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
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
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
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卿决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
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
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
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
宮出果得剜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
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
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即言之有詔召二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財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

示準且曰卿來何綏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即決定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會馮拯奏準擅權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

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
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
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竝命同平章事是
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
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
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
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王
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請幸澶州及至南
城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太尉高瓊即仰
奏曰寇準言是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契丹相視驚

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迎擊斬獲大半敵乃引去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瓌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幸兵自重者準乃不敢言眞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眞宗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守準卽時進促出勅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

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進遽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別準荅耶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之時時從帝前譖之自孤注之說進而帝顧準寖衰出準知天雄軍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間言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爲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爲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

加同平章事上雖擢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共謀癸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敗丁謂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內郡復徙準道州司馬自準罷相繼以三絀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謂出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慚北使至問譯者曰誰

是無宅起樓臺相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鎭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召寘府學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

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呈進出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為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

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糧之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況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旗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以與元昊通書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詔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

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築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乃上言曰明珠滅藏二族道險不可攻且與賊表裏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願詔罷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

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從之後元昊遣請和
乃召拜仲淹爲樞密副使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
平數問當世事仲淹退而上十事天子悉采用之時議
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茶鹽之入但分減商
賈之利耳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收之於山澤
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
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
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
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
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

是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𥁞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濶大論者以爲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便於是謗毁漸行而朋黨之議浸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曰何爲亟去仲淹答言經制西事事畢即還也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會覺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

與羼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彥

三日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

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

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此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

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

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

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

即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

心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

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今循是也西賊攻塞門砦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卒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卒聞

之必然是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即懷本朝之恩不
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刼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
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
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
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
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
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慍曰方欲舉法而多
方阻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
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
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

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晏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狄靑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靑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南園之地旣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

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卽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畆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怪鬼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爲諫官時目爲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止

韓琦

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

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閒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師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

內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

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脩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便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

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嘗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亦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兎耶聞者悠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參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

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客劉與琦有爲嬪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

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禀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頗措即辦不素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

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先是后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富弼亦以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冦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

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
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已而諒祚果上表
謝罪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
退神宗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
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神宗感悟
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
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
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
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於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

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决大策以安社稷當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含泄雲雨藏匿寶怪理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麤入細乃是經綸好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

經綸許之又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晩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於上曰韓愈居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司馬光

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寶元初進士神宗即位擢翰

林學士上疏論修心治國之要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王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且治天下譬如

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帝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甆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

安石善之乃欲用爲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州
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台歸洛自是絕口不
言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
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
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
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
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
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
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爲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

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憸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佑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

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計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從然光自

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為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使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齎書與文彥博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辭光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初富弼問法於顒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往蘇州瑞光寺弼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初謂不然既久亦入其說而光尤信之深後以書戲鎮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

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光虀年六十八口

岳飛

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宗澤大奇之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大寳而勤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紋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

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鎭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又敗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二年宗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充守

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守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來降之四年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金兵自相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時孔彥丹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連兵數萬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浚請與飛楊沂中分道進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憂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進大敗追奔

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大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人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飛初過廬陵託宿歷市質明爲

主人汎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飛悉討平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飛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人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道復襄陽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黃佐果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會召浚還飛袖小圖以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也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

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心腹潰矣遂表授欽爲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余端劉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幺投水中阜擒斬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矦神算也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飛置司襄陽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足任而飛自破曹成平楊幺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疾甚

聞詔即日兼行未至而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七年入見赴行在飛數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攻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

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職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趣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後酈瓊果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于破滅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揚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金

遣使將歸河南地九年以復河南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飛諸將相繼奏捷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又戰敗之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又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兀朮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各舉衆來歸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

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飛軍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台臣請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以書生叩馬阻得不棄汴去十一年金分道渡淮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時和議既決飛與已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

捕飛父子証張憲事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閲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入台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証坐死時年三十九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天下寃之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飛平生好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録故將疑天下心不可淳熙六

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韓世忠

世忠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淵歎曰眞萬人敵也欽宗即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

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紿傅曰今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梁氏封安國夫人俾前迓世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中曰今日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門遁去世忠馳

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亂
尚留朕肘腋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
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
驚潰遂擒正彥及傅至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以
賜世忠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
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
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
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
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
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

孛謹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勇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與世忠一會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會兀朮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風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因得絕江遁去初世

虎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擁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范汝爲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

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
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
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
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
忠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
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聶兒孛謹
聞世忠師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
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
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

俱斃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旻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之復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仍親追至淮金人驚潰自相蹈藉溺死捷聞羣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世忠披草萊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世忠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振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從屯鎮江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

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放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蘄王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嗜義輕財器仗規畫精絶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喜釋老自號淸涼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旌

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
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劉秉忠

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秉忠雖居左

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忝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爲未便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因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劉氏鴻書卷二十 終